

汝州府志卷之十

藝文志

祥符縣舉人 趙林成

知汝州事三韓白明義

同纂

按以載道彪炳日星非取乎誇多而閤靡也溯自次山希夷
風流文采卓絕一時後之嗣響者亦不乏人第舊志所載不
免繁冗茲擇其有關於山川人物等類除附大本條外其有
無類可歸者鉅覓存之其餘單詞佚句非卓然可傳者概不
登選傳後之覽者庶知言皆有物不同兔園之冊可也

恢復汝州記

國朝

李奎標

豫之汝文王棧樸之化召伯棠蔭國也先賢名宦咸仕游焉穎考
叔顏魯公之忠孝二蘇兩程之品學遺風善政猶有存者生茲土
者不能殫述至於俗樸民淳男侗女慤夙稱遵化粵自崇禎壬申
汝水泛漲傷我稼穡癸酉流寇渡河而南焚劫擄掠繼以客兵民
苦賊又苦兵而又旱魃爲災飛蝗遮野八年之間民無安堵至庚
辰天亶怒矣連歲不雨大無頻書辛巳二月逆匪自洛抵汝官民
禍玉石俱焚遂成榛莽及

定鼎以後九州并四海一史公奉

司汝水時也小醜猖狂多於東郊之赤子羣邪洶湧孰安

南國之蒼生公乃聚矜者日夜籌策撫流移勸開墾拔薤化蠻獠
亂反正俾士獲職於庠賈獲集於肆輿連者獲告牝離者獲聚豈
非公之殫厥心而其大旨仍不外約已裕人剔蠹懲奸以與民休
息以故庭無黷取之貨野絕怒呼之胥其視鵠面鳩形之衆不啻
煦煦乎孺子也至於草面之徒野性難馴時摘其渠盡置之法由
是不善者懼而善者戴矣公嘗謂人曰今日汝海之民如人病在
危羸不惟砭石不得施並膏粱亦不宜用惟有加意噢咻以俟元
氣之復又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鷄鳴狗盜之輩爲飢
所驅不知擇業鋌而走險急何擇焉要在裕以衣食然後教以禮

義爰設公田以備凶荒之用復修城郭以爲鞏固之謀迄今狐兔
之宮變爲禾黍榛莽之域易而桑麻疇之力耶考公之政績當與
唐宋名臣並傳不朽汝人飲水思源難圖環報爰述其事勒之於
石以誌二天之戴公諱延畢字扶雅號還白福建晉江人登萬歷
鄉進士並書其姓氏以示來茲云

汝州聖學書院碑銘

王尙綱

貞孝
文子

道以聖人昭訓傳遠而勲烈報顯極於佑神古之所謂學也要諸
聖焉爾矣聖人之道遠極於天下近切於一鄉在鄉者猶其在天
下也於乎公萬世已凡鄉各有學學時有制率復有書院書院時

國以制間出良有司於以專祠先師以緣升道德之士以端士向
以建民極以隆化本凡義起政教之表者制所罔禁聖人爲天下
之意神矣是故世道治則盛亂則衰治亂雜則混甚或莫講爲世
道者憂焉慨自義皇堯舜世歷周孔治亂相乘以勲以報軻死亡
傳糜爛六籍湮沒千載發明於程氏兩夫子夫子吾不得而知其
聖人否也賴茲遺書考之伯子自監察御史稅監近鄉光庭歸自
汝上有春風之詠季子授汝州團練推官歷聘經筵坐講竄遷議
復汝田若干頃時執經如聖先者橋梓門牆嗚呼兩夫子之道今
天下共傳之矣而汝州者固其歌哭游息之鄉哉視天下爲獨近

矣晚生茲土並祠尙論顧庸敢獨後與是故學者推尊合天下無
二辭者斯道同也夫子吾不得而見其聖人否也方其年有十五
已志乎聖人之道非聖者無學焉涵養曰敬踐履曰誠進學在致
知篤信行果守茲靡渝求於內而不荒於外亟於本而不眩於末
止於道而不狃於異端微於獨顯於身徵於言發於事功而不違
於天地不疑於鬼神不戾於天下不悖於萬世不詭於聖人者是
謂程氏之學聖人可作斯弗可易向使道行熙豐其勲華也予不
云聖人之訓爲必可從先王之治爲必可復嗚呼此其學果何學
歟奈何禍以羣姦用卒靡究或以五十卒酒務七十卒編管是何

冀知命從心累纒如張家子爾細審泣然憫其虛生夫奎聚靡常
生難矣生矣因頓出人以求焉而後耦成難矣成矣竟嗇其用用
抑難矣用矣而道卒靡究用何爲也成何爲也生何爲也泣麟歌
鳳不曰虛而可乎或曰生爲萬世賴並遺書嗚呼乃朱繇是南已
天乎人與悲夫悲夫學之顯晦而世道治亂乘焉於夫子乎何有
乃若辭藻穀祿莠紫相奪去之既四百年而世猶爾一綫孤立之
嘆其將得已與哉並祀非無謂也據伯子顯伯淳曰明道先生謚
純追封河南伯加豫國公季子頤正叔曰伊川先生謚正追封伊
陽伯加洛國公並祀孔庭凡與顯斯道者咸若曰兩夫子其聖人

云夫士習性命遺風毓秀萬古猶同正養神佑迴望來學升堂入室汝洛之鄉彬彬乎鄒魯之盛矣二三子其無爲書院虛哉苟有日聖非可學也則不得叩斯門矣書院有田有書去州之西峙學之左福題曰兩夫子春秋有祀以高弟

某某

配堂中曰聖學後曰

立雪各五間書閣曰春風中門曰誠敬號舍東曰涵養西曰踐履各兩廂三十間前後各建大門廣袤若干榜額輝映堵凡森飭經始於正德辛巳之春落成於秋木冶金石庶工維良率創畫於前守張侯云侯甲戌進士擢守百廢通興才猷鴻播尋以地部郎去鬱有懋績田貢郭記備孫侯喬侯拓之各若干畝張侯崇德沂州

人孫侯漢江陰人喬侯年肥鄉人嘉濟肅雖崇教滌偽勸後昭先
良可知已業完鄉人侍御王子鼎以誼闢風教會師生幣狀迂謂
綱夙學謬聞也固以銘請辭弗得銘曰性兮鈞善道自先覺古兮
善治允繫於學治維周公學維孔門山頽木壞斯道常存繫學誰
歸道以希聖萬世法程曰純曰正純兮弗雜煦日和風正兮弗頗
矩方獲同穆以身教闕以言傳匪身曷象匪言曷宣致知力行惟
誠與敬靜虛動直全體大用始繇知止極曰入神正心養性中和
循循陰翕陽闢兩儀以立日居月諸兩曜以熹昭揭斯文陋彼辭
藝美茲輪轅終古弗替抑如釋老紛紜亂鉛槧諸家支離唐漢

子輿告逝淪喪自天微雨去予孰瀆淵源黨禍孰始偽學孰禁詔
用中止厥咎孰任鄭聲佞人孔顏是戒令色巧言禹臯是憲正路
莽蔽惟茲異端闢除弗早望道實難登崇自卑入室由戶卓哉兩
難嗚呼尼父道載以文幸茲遺書棗伊糟粕勤我畱畬仰止崧高
瞻依汝海寒雪餘風薰潤猶在昭回棟宇像設嚴凝握衣捧几瞻
焉以承寤寐前賢睿思會意作聖有階茲爲之地

創立汝陽書院碑

巡道張

濟

高

輿稽汝墳乃成周之化區薪樵械樸遺風迄今未替固所稱人文
淵藪也其間才哲踵生賢豪輩起指不勝屈卽以近代言之雖異

學爭鳴而伊洛宗旨昭揭中天豈非淵源有自耶嗣以兵燹潰亂
峩峩膠宮日鞠爲茂草矣人習一經者莫不賦黃鳥歌采蒿尚望
其絃誦不輟而以詩書爲性命乎嗟嗟儒者遇有升沉而先師道
無顯晦專視秉鐸作人者爲何如耳予蒞茲土宏覽士習見其彬
彬大雅居然淳古之風但井邑初復庠序未修而城闕青衿不幾
日卽于佻達乎爰先訂考課稍加月旦陶淑而鼓舞之遂創立汝
陽書院詳請上憲以爲興賢儲才之地諸生假此一廬日就月將
互相砥礪由名儒以作各臣他日立朝大業俱基於此當不負予
拳拳厚望也所緝亭臺皆幽靜園樹爲屋疊石成林不惟誦習有

依而且早蒔晚菘圃蔬兼可給也所望人文鵠起蒸蒸然不讓於
隆古豈非大盛事哉

砭已名言序

關中

馮從吾 少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解之曰舜舍己同克
己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夫己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己
也故己不知舍己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己己非真己則己病己病
而不砭則爲仁由己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己名言之編也
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
砭有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於心心之病又生於己

曰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
爲有已而編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
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於罔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
曰舍已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
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蓋自此言出而
舍已克己之旨益大豐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於分形
骸生彼此卽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
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已之一字爲之乎矧已者殺已之已也矧已
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加

此則三稜不旣多乎噫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
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數總之皆爲已病而設一
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便之作豈
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
之意旣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
真已者矣 不肖自獲交於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痊
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於簡末

捕蝗說

廩生

王

傳

郡人

蓋聞天災流行王政必有所省也有天下者省及天下主一郡

臣者省及一郡一邑省之節思所以弭之也所竭誠敬以格天心
外矢憂勤以盡人事而後災可弭矣豈可委爲適然之數耶傳生
於汝上兩值蝗災益信理之不易今有人云蝗之爲蟲神也神不
可違彼非無所據也亦見蝗之所至未嘗無存有留一二而不食
者則若有神力焉獨不知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乎苟能盡人
以格天亦豈有災之乎弭者昔唐太宗吞蝗而蝗不爲災姚崇
令姚若水捕蝗而蝗患遂滅此非其明驗歟請更言近歲之所見
爲幸未蝗爲惠州守王公率僚屬督民捕除之月餘殆盡不無損
關甲戌關東省蝗患甚鉅先事預防之至閏五月十三日果自東

南陽襄陽一書表海蔽日星公率各官從出賞僱募民夫分路搜
提其設法也用長竿接布遍野道撲所獲甚易此蟲赴火如歸雀
間命積薪燎原且焚且壅公露宿郊野間嘗於夜分時見蝗之羽
翅爲露所沾濡不能高飛于是督衆於昧爽羣起驅而撲殺之無
遺類然其遺種甚繁蝗盡蛛生又自東南始公於蛛生之處相地
形勢掘爲深溝環而壅之溝內以土壓之杵其上須臾用鋤出其
土復驅之如前旣而州西北蛛盡生捕之如法種類殆絕杈禾無
恙五十年來蝗蛛之爲害屢矣未有如此次之不傷禾稼者也是
公之精誠上格信義下孚有以致之矣誰謂蛛之爲蟲神也而不

可違哉春秋書蝗書蝻生非僅志災也亦爲有災而無法以除之者譏耳夫世之無故而水無因而火非神乎可無以救之而聽其流且焰乎故曰災者天也補災者人也人盡勝天厥理不易豈獨一蝗也哉爰爲捕蝗說以告世之爲人上者

蠶桑輯要序

宋名立

王制養老教民樹蓄衣食並重

皇帝頒上諭十六條於天下農桑爲首務焉豫爲中土其地之所宜因利乘便於民何所不可山蠶野繭此天地自然之種與吾鄉相同不能徧及至栽桑治蠶近亦散見於他邑而汝州獨未之前